

十四五

T 2455/17

南  
齊  
卷五

133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92

ChL 2455.17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三

豫章文獻王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  
 特鍾愛焉起家為太學博士長城令入為尚書左民郎錢塘令太  
 祖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為進壽縣侯徐通直散騎侍郎  
 以偏憂去官桂陽之役太祖出頓新亭壘板疑為寧朔將軍領兵  
 衛從休範率士卒攻壘南疑執白虎幡督戰屢摧却之事寧遷中  
 書郎尋為安遠護軍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賅伐荊州界內諸蠻  
 遂及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怒酉溪蠻王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  
 賅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立頭擬子田都走入  
 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平民至郡城下遣隊主張莫兒率將吏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西川  
 氏圖



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懼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入為宋從北雅俗作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太祖在領軍府疑居清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疑復字左右儻乃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以為有備乃去太祖帶南兗州鎮軍府長史蕭順之在鎮憂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疑諫曰主上狂凶人下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必先人受福北藥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蒼梧王殞太祖報疑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從帝即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疑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表粲舉兵夕丹楊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一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領焉先是王繭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官以為內應

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上流平後世祖自尋陽還疑出為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千五百戶仍從都督荆湖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時太祖輔政其時務在存約停府州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眾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濫更定橋格以稅還民禁諸市調及苗籍二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為公宜公宜曹更聽分番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世祖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太祖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國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戶僕射王儉戡曰舊楚  
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  
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基月有成  
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會北虜動上思為經略詔曰神牧神牧北雍  
司王畿誠為治要荆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自頃公私凋盡綏撫  
之宜尤重恒日復以為知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  
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中持節侍中將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  
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資費歲錢  
三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鎮府湘州  
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匹  
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春  
虜寇司豫二州疑表遣南蠻司馬崔慧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

蕭惠朗授司州屯西關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衆以為  
憂疑曰虜入春夏非動眾時令豫司疆守過其津要彼見堅嚴自  
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時纂嚴疑以荆州隣接蠻蠻慮  
其生心令鎮內皆緩服既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尋給班  
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  
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  
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  
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群亡命積年鼓行為賊  
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乃首  
用之攸之起事群從下郢於路先叛結寨於三溪依據深險疑遣  
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遣北雍本於坐斬  
首其黨數百人皆散四郡獲安入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中

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  
府文武配司空府疑以將還都修治解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  
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陵感疾  
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  
上幸東府設金石樂敷得乘輿至宮六門太祖崩疑哀號眼耳皆  
出血世祖卽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劔爲三十人建元  
年中世祖以事失旨太祖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世祖恭悌盡禮  
未嘗違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  
監餘如故手啟上曰陛下以叔孝纂業萬寓惟新諸弟有序臣屢  
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俛仰祇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  
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  
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

見災祥雖修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啟解今職但曆辭爲  
鄙或貽物請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  
且儲傅之重實非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  
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于之意當不獨臣  
鍾其隆遇別奉啟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  
王儉申啟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預  
人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  
服之不衷猶爲身災况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上答曰事  
中恐不得從所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  
定准疑上表曰循革貴宜損益資用治在風均政由一典伏尋郡  
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  
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

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  
秩石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洗覈務令優  
衷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皆止宋本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  
永爲恒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  
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獻秋殊恒序況乃地侔前  
准勲兼徃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  
爲四千戶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翬帽見人主唯出大極  
四廂乃備朝服自比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  
宴許依元嘉疑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  
焉啟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  
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三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  
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啟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

附事實仰希卽賜垂勅又啟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  
臣脫以爲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  
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有行來不可失  
衷上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  
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况復汝耶在私園  
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  
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  
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衷但令人臣  
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啟曰臣拙知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  
或著布屨不意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  
郭扇仍此下都脫不爲疑小兒奴子並青布袴衫臣齋中亦有一  
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

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置三百許人  
臣項所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煩牽仗若郊外遠行此所  
不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啟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  
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乖素約雖宋之遺製恩處有  
在猶深非服之懣威衛之請仰希曲照上合曰傳詔臺家人耳不  
足涉嫌鄣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有救耳不見奴子本非嫌也吾  
有所聞豈容不救汝知令物致議耶吾已有救汝一人不省俠轂  
但牽之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郎令容不煩有此啟須開言自  
更一二又啟曰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開之始得開顏近頻侍  
座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  
下留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開節聲其厚薄伏度或未  
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歎往秋之謗故言啟至切亦令

奉物聞之伏願已照此心前侍幸口

順之宋本諱

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

監伺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開云臣車逼突黃屋麾旄如欲相  
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卽賜垂救不爾臣終不知闔貽  
此累比日禁斷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提御刀  
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爲復上啟知耳但風塵易至和會  
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所啟無生間縫比閑侍無次略附茹亮口  
宣臣由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衷意慮不周或有乖常且臣五  
十之年爲翫幾時爲此亦復不能以理內自剝北第舊邸本自其  
華臣改修正而已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徃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  
賜故板啟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爲辦無乖格製要  
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  
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製甚古拙內中無此

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為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住止率爾可安臣之今啟實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亦不知臣有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宜爾爾所啟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修臣自謂今啟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為微臣往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抽營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不試學營竟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回無事畜聚唯逐手為樂耳上答曰茹亮今啟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啟事凡諸普救此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項見汝自更委悉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彊厝此意白澤

亦當不解何意爾二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

北齊求解太傅不許皇孫

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二方

式範當時流聲史籍豈容屢秉撝謙以乖期寄疑常慮盛滿又因

言

北齊

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

世祖卽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為治存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啟上曰此豈小寇出於兇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此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啟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於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猶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捷籍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



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寓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紆紆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比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七年啟求還第上令世子于廉代鎮東府上數幸疑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

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崗上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游幸唯疑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上謀北伐以虜所獻氈車賜疑每幸第清除不復辟人上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妃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每臨幸輒極日盡歡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偕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十年上封疑諸子舊例千戶疑欲五子俱封啟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疑又啟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徒北魏術景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

陰無幾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倉曼此藥殯德和為億兆御臣命違  
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堯年四十九其日上再視疾  
至薨乃還宮詔曰疑明哲至親勲高業始德懋王朝道光區縣奄  
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今便臨哭九命之禮宜備  
其制歛以袞冕之服溫明祕器命服一具衣一襲喪事一依漢東  
平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  
文武悉停過葬竟陵王子良啟上曰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  
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  
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  
致袞章之典廢而不傳寔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  
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  
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等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

褒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  
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  
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栖於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為難在於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  
善河間悅於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  
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隆重廉潔彌  
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  
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  
平游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常覩貌而天心不權見  
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  
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  
隔宿改容奉瞻聖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

斯之大德實不可見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志追改爲煩不  
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  
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溫  
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又詔曰寵章所以表德  
禮秩所以紀功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故  
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  
新除中書監豫章王疑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韶  
風於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於鄉閭忠諒彰  
乎邦邑及秉德論道總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濶雨無  
誓於時候郵民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形列郡之觀  
神凝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諸廟  
勝緝頌九紘陪禪五岳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情震慟乎厥

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都督  
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絲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  
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  
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  
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  
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耳無<sub>宋本</sub>衰<sub>微</sub>當共相  
勉厲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  
相陵侮若天道有靈汝等各自修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行守  
墓業治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  
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槃水于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  
菜食一盤加以甘菓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輦扇繖  
朔望時節席地香火槃水酒脯于飯檳榔便足雖才愧古人意懷

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爲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凡應此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爲辦事事甚多不復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鑲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舉樂宴朝臣上獻歛流涕諸王邸不得起樓臨殿宮掖上後登景陽望見樓悲感乃救毀之薨後第庫無見錢世祖救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鞞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齊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群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晟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

浸遠揮

藹

稱雖復

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

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

之無沫丞相冲粹表於天真淵照始乎機

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

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

妙邈叙算不追感纏奉

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義軫慕

埽結哀輒欲率荆江湘

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

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

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況道尊前往惠積

照綿者哉下官今便反

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

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

又與右率沈約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有

疇先朽德乎遺事金石

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

正園素履穆於忠義譽

應華袞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絕照

載若夫日用聞寂雖無

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

貞州士民或建碑表俾

我荆南闕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陝

公冠禮樂咸破後昆若

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傾纏罷肆鄙之遺風無幾引或不一  
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率之遺風無幾引或不一  
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  
辭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遍衣食永惟  
道陰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  
儕小人貽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約曰丞相風道引曠獨  
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懃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  
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  
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  
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  
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間命懃顏已不覺汗之沾背  
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為文子廉字景

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為世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戶子響還本于  
廉為世子除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太子中書舍人前軍將軍善撫  
諸弟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弟三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  
身官無定淮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  
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南康侯子恪為吳郡太守  
避王敬則難奔歸以子操為寧遠將軍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門  
郎義師圍城子操與弟宜陽侯子光卒於尚書都座弟四子子行  
洮陽侯早卒子元琳嗣令上受禪詔曰褒隆往代義炳彝則朕當  
此樂推思引前典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秀胄子周齊氏宗國  
高武嫡胤宜祚并邑以傳世祀降新塗縣侯五百戶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丞平北齊及光  
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心隔晉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

戒盈鮮能全德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  
贊二祖內和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蹤移忠以孝植友惟恭帝載初造我王奮  
庸邦家有闕我王彌縫道深日用事緝民雅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三 終

西川進鳳  
氏周固南

南齊書卷二十三

范川屯鳳  
氏周固南

列傳第四

褚淵 淵弟澄  
徐嗣

王儉

褚淵字彥回河南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  
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  
姪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參軍太子  
洗馬祕書丞湛之卒淵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  
中書郎司徒右長史吏部郎宋明帝卽位加領太子屯騎校尉不受  
遷侍中知東宮事轉吏部尚書尋領太子右衛率固辭司徒建安  
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鵠尾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得自專決  
事平加驍騎將軍薛安都以徐州叛虜頻寇淮泗遣淵慰勞北討

衆軍淵還啟帝言盱眙以西戎備單寡宜更配衣汝陰荆亭竝已  
圍逼安豐又已不守壽春衆力止足自保若使游騎擾壽陽則江外  
危迫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實力重成選有幹用者處之帝在  
藩與淵以夙北魏本素相善及卽位深相委寄事皆見從改封雩都縣  
伯邑五百戶轉侍中領右衛將軍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  
興太守常侍如故增秩千石固辭增秩明帝疾甚馳使召淵付以  
後事帝謀誅建安王休仁淵固諫不納復爲吏部尚書領常侍衛  
尉如故不受乃授右僕射衛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養  
固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  
弘儉約百姓賴之接引賓客未嘗驕倦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  
公行淵不能禁也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

暮年不盥櫛惟沾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爲  
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  
入衛宮省鎮集衆心淵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太祖淵  
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太祖餉物別淵又  
謂之曰此人材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  
太祖旣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兗州增戶邑太祖固讓與淵及衛  
軍袁粲書曰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夙  
宵冰惕近值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履冒鋒炭報効  
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戎秩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  
震墜下宮奉上以誠率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  
深惟迫寔以銜恩先旨義兼陵闕識蔽防萌宗戚構禍引誚歸咎  
旣已覩顏乃復乘災求幸藉亂取貴斯實國家之恥非臣子所忍

也且榮不可濫寵不可昧乞蠲中候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淮  
湄如使我匈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辭矣淵粲答曰來告  
穎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深承非飾此誠此旨久著言外况復造  
席舒衿迂翰緒意推情顧已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權必以輕  
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弊四維恒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  
須備北狄侵邊憂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為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  
寄若此當可稍脩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了其不可理無固  
執且勅寇窮凶勢過原燎農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  
定結壘新亭枕戈待敵斷決之策寔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逆首  
總律制奇判於此舉裂邑萬戶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勲勞粗塞  
物聽今以近侍禁旅進昇中候乘平隨牒取此非叨濟河昔所履  
牧鎮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未優就加沖損特虧朝制奉職

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節霜明臨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成今古  
迷途失偶慟不及悲戎謨內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委誠  
惟軍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里語尚欲信厚君令必  
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  
善何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可想體殊常  
深思然納太祖乃受命其年淵加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固  
讓令三年進爵為侯增邑千戶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  
給鼓吹一部明年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葬畢詔攝職  
固辭又以暮祭禮及北魏本有表字解職並不許蒼梧酷暴稍甚太祖與淵及表  
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北魏本有季代所行縱使功  
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端心北魏本有太祖字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表粲劉秉既不  
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



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  
仗五十人入殿沈攸之事起袁粲懷貳太祖召淵謀議淵曰西夏  
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太祖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  
司空本官如故齊臺建淵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  
爲齊官太祖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封  
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  
儉以罪所宜宋本言勸淵受命淵終不就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  
咸有風則每朝會自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  
淵能遲行緩步使持此得宰相矣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二年重  
申前命爲司徒又固讓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已下無官者爲軍  
淵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  
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羣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

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歛板曰陛下不待北齊本言臣不早  
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淵涉獵談議善彈  
琵琶世祖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  
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譽來徐去輕薄  
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目言爲宋氏亡徵  
也太祖崩遺詔以淵爲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  
立優策尚書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  
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  
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尚書令品雖第  
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  
故不別有策卽事緣情不若以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  
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劍爲三十六人五日一朝項之寢疾

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於世祖世祖不許又啟曰臣顧惟凡薄福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慙彥輔既內懷耿介便覺畧刻難推叨職不久首歲便嬰疾篤爾來沈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或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總錄之任江左罕授上隣亞台升降益微今受祿弗辭退絀斯願於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六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循謙後此則憲音行劾刑綱是肅臣亦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容區區寸心歸啓以實自吝寸陰寔願万倍堯世昔王弘回請乃於司徒爲衛將軍朱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上遣侍

中王晏黃門郎王秀之問疾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慟懷比雖疋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爲吏敬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淵旣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曰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習祖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徒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於家邦忠貞彰於亮采佐命先朝經綸王化契闊屯夷縹緲終始總錄機衡四門惟穆諒以同

規徃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  
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乎厥心其贈公太  
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送  
之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  
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故巴西  
主埏隧慙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賁字蔚先解褐秘書郎昇  
明中爲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戶曹屬黃門郎領  
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建元初仍爲宮官歷侍中淵  
薨服闋見世祖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  
長史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秘書監不拜六年上表稱疾讓封與弟  
綦世以爲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永明七年帝詔賜錢三  
萬布五十匹

綦字茂緒永明中解褐爲員外郎出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  
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爲太子詹事度支尚書  
領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謚穆淵弟澄

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  
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尚宋文帝女  
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豫  
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爲治立愈尋遷左民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  
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  
犀導及淵常所乘車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表冢所奏免官禁  
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爲東昏皇  
后永元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贈東陽徐嗣醫術妙此藥本作醫術有僮父  
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鑪火猶不差嗣爲作治盛冬月令僮

父裸身坐石啟以百瓶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簷屋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舉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王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

講故事不行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選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時議不許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表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婚王獻之為吳興例補義興太守還為黃門郎轉吏部郎昇明二年遷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儉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太祖為太尉引為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為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令日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民明宋盛薨漢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上壞宋明帝紫

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興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卽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旣昭龍衮珽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未嘗也大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驚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官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啟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

儉識舊事間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獄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典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髮髯且前代掌選未必其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類冒嚴威分甘尤戾見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上曲宴羣臣數人各

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  
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  
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  
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  
善張子布更覺非竒也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上崩  
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左鎮軍將軍世祖卽位給班劍二十人永  
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卅陽尹本官  
如故給鼓吹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亡儉表解職不許  
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卅陽尹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  
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是歲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  
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詣究  
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

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  
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替朝野慕之相與放効  
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  
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  
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  
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日出外儉啟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  
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款言彰於侍接卅誠布於朝野物議  
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斯  
義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颯  
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燭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  
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  
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

實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天珥貂衣袞  
之貴四輔六敎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  
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  
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衆而  
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昭至敬無文不敢煩黷見許改領  
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  
啟及儉喪上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  
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  
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  
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勲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  
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  
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

皇基協隆岳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  
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  
道永釐袞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  
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  
劍爲六十人葬禮依故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冢墓材官營辦謚  
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  
爲當時所重少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今上受禪下  
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千戶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秉事  
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啟聞中  
丞陸澄依事舉奏詔曰儉門世載德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以  
遠徙永嘉郡道伏誅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記粲旣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

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旣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旣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贈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官陞



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四

齊川地屬  
氏閩南浦

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五

柳世隆

張瓌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叔宗早卒世隆少  
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為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  
孝武帝得召見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為雍州  
辟世隆為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為虎威將軍上  
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  
卿門世不絕公也元景為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泰始初諸  
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引  
農人劉僧麟亦聚眾應之收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為孔道存所

齊川地屬  
氏閩南浦

破衆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出還爲尚書儀曹郎明  
帝嘉其義心發詔擢爲太子洗馬出爲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  
還爲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參軍領南泰山太守轉司馬  
東海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  
軍時世祖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歡太祖之弟 渡廣陵也今世祖  
率衆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流蕭景先等 待期事不行是時  
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 蓄世祖將下都劉  
懷珍白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 祖納之與世祖書  
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 以後事世隆其人  
也世祖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湘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  
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

軍騎兵參軍王道起三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 廵軍劉攘兵領寧  
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 軍朱靈真沈攸敬  
龍驤將軍高茂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王 靈秀丁珍東寧朔  
將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 景穆二千匹騎分  
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 軍下住白螺洲坐  
胡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旣至郢以郢城弱小 不足攻遣人告世  
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旣相與奉國想得 此意世隆使人答  
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 之將去世隆遣軍  
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 長圍攻道顧謂人  
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 應衆皆披却世祖  
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 泐流而東則坐守  
空城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 我爲其外乃無憂

耳至是世祖遣軍主相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尚書符曰沈攸之出自隴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廢愛之若子羽翼吹嘘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枉臣而攸之凶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金童泰壹等暴寵狂朝並為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卿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為酷始開關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似之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土崩本非已力彭城下邳望旗宵也再棄宋本王師久應肆法值先帝宥其回溪之恥冀有封嶠之捷以得幸會推遷頗煩顯授內端戎禁外萬里聖去昂湖遠頒顧命托寄崇深義感

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于顏普天曰哀已以為慶累登蕃岳自郢遷荆晉熙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侯迎肆意陵略料擇士馬簡算器械權撥精銳並取白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踐荆已來恒用姦欺既懷異志興造無端乃蹙迫群蠻搔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上下蟻聚郭邑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桂陽內興宗廟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彊地廣勅王之舉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劍客羈絆行侶竄叛入境輒加擁護遁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長如草峻太平之賦暴參夷之刑鞭笞國士全用虜法三人逃亡闔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回

外熾斯寔惡熟罪成之辰 次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  
憤董御元戎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  
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開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常侍輔國  
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  
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  
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郅宰精甲二萬衝其首旆又遣散騎  
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開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  
孫曇瓘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新亭侯  
任候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尉南城令曹虎頭輔國  
將軍驍騎將軍蕭本詳勳寧朔將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桓  
崇祖等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荀元賓撫軍參軍郭  
文考撫軍中兵參軍程隱儁奉朝請諸龍衣光等輕艦一萬截其精

要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勳屯騎校尉王  
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斷其走伏持節督雍梁二  
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  
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  
陽太守范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其輜  
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總率衆師雲翔雷動人神同憤遠邇  
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  
人足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逆舉  
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舍識判其成禽彼士  
士民罹毒日久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  
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

日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十人追竝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驎追攸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

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二千戶出為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秋中二千石丁母憂太祖踐阼起為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為公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為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垣崇祖既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為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為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為云何可具以聞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

啟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  
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虜寇搔動不安上敕  
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迭死然  
豺狼不可以理推為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  
金城三十文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  
可指牒付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敕  
曰昨夜得北使啟鍾離間備已渡淮既審迭死使當制加剿撲卿  
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既過淮不容  
邇退散要應有處迭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  
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土斷江北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  
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民殆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  
商得崇祖啟事已行竟迭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兗部中可

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此世祖即位加散  
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建號世隆題州齊壁曰  
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曰我不見也入為侍中護軍將軍遷尚  
書右僕射領太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  
僕射中正如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為使  
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常侍如故世隆至鎮  
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為中丞庾杲之所奏詔原不問復  
入為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拜仍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  
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瓊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  
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  
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  
九年卒時年五十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一十萬布

三百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不兼經緯少播清徽長弘美譽入參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剋挫巨猾超越前勲功著一代及總任方州以頌寬德翼教崇闡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踰將登鉉味用變鴻化奄至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劍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如故謚曰忠武王又敕吏部尚書王晏曰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效痊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為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誠心夙惻全保一蕃勲業克著尋准契闊增泣悲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晚數術於倪塘創墓於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者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夫父永右光祿大

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軍署外外兵隨府轉為太傅五官為義恭所遇遷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石長史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難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偽受旨與奴怒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疆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齊取遐遐踰窻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卽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瓌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

錫之除冠軍將  
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為二  
百戶尋改封平  
都遷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  
尉如故出為征  
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昌玄有罪瓌坐  
不糾免官明年  
為度支尚書世祖即位為冠軍將軍都陽王北中  
郎長史襄陽相  
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長史四年仍為持節  
督雍梁南北秦  
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  
州刺史尋領寧  
蠻校尉還為左民尚書領右軍將軍遷冠軍將軍  
大司馬長史十  
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  
光祿大夫頃之  
上欲復用瓌乃以為後將軍南東海太守秩中二  
千石行南徐州  
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為散騎  
常侍光祿大夫  
鬱林即位加金章紫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  
鬱林廢朝臣到  
昌門參承高宗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加右將軍

高宗疑外蕃一  
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臥  
疾建武元年轉  
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萬二年  
虜盛詔瓌以本  
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兖州事虜退乃還瓌  
居室豪富伎妾  
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建武末  
屢啓高宗還  
見許優游自樂或有譏瓌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  
音律老而方  
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高宗疾甚  
防疑大司馬  
敬則以瓌素著幹略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  
之備及敬則  
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  
時散走瓌棄  
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為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  
元初為光祿  
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  
節戍石頭義師  
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官梁初復為光祿天監四年  
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而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原年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埤授策曾無汗馬勅寇乖沮力屈於高塘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清寧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替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舉旗游藝善術安絃拂龜義成祚士立帝基

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五 終

西川毛鳳閣氏書

南齊書卷二十五

西川毛鳳閣氏書

列傳第六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彊石虎世自略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爲慕容德僞吏部尚書祖苗宋武帝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守父詢之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爲主簿厚遇之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爲梁州啟轉崇祖爲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行使還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世雄據

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軍主劉珍之背逆歸降祖隆  
士衆沮敗崇祖與親近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既陷  
徐州崇祖仍爲虜將游兵瑯琊開不復歸虜不能制密遣人於彭  
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爲質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薛安  
都之女故虜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胸山崇祖因將部曲  
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板爲胸山戍王送其母還京師明帝  
納之胸山邊海孤險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  
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僞圍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  
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洛要去胸山城二  
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  
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勿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  
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

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戊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上  
岸崇祖引入濠城遣羸弱入島今人持兩炬火登山鼓以虜參騎  
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啟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  
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  
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  
帝以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馬從之謀襲郡  
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筭欲尅復淮北時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  
問崇祖崇祖因啟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不世之勲退  
可絕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虜界七百北齊本有據南城固  
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  
湛告部曲曰大軍已去獨在何處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  
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任後力戰大敗而歸以久勞封

下邳縣子恭豫九年行徐州事徙戍龍沮在胸山南崇祖啟斷水  
清平地以絕虜馬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  
虜主謂偽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  
萬騎掩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虜  
乃退龍沮竟不立歷肝眈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將軍如故轉邵陵  
王南中郎司馬復爲東海太守初崇祖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  
武勇善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與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  
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元徽末太祖憂慮令崇祖受旨卽以家口託  
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  
部曲還都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節督兗青冀三  
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  
天下夷虜不識運命必當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辭賊之所衝必

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徙爲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  
州刺史將軍如故封望蔡縣侯七百戶建元二年虜遣偽梁王郁  
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  
當用奇以制之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旣廣濶非水不固今欲偃肥  
水却淹爲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  
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  
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  
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  
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  
於城西北立偃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  
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  
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

自然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  
內宋本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輦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  
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  
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  
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  
言其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封爲千  
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啟上求鼓吹橫吹上  
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啟徙  
下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旣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  
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  
除此故城政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  
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百殺獲千計上遣使入關參虜消

息還敕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  
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修治苟陂田世祖卽位徵爲散騎常侍  
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西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  
豫章王有盛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與  
共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世間流言我已豁諸  
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  
口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銜之  
太祖崩慮崇祖爲異便令內轉永明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  
凶詬險躁少無行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一夫之用大運光啟頻  
煩升擢溪壑靡厭恐雜本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境外無君之心已彰  
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而猜貳滋甚志與亂階隨與荀伯玉驅  
合不逞窺窬非覬構扇邊荒互爲表裏寧朔將軍孫景育究悉姦

計具以啟聞除惡務本刑茲罔赦便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禺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為曲阿皮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為郡馬隊副轉隊主稍官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為長史兼行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啟明帝乞本郡事平為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主玄謨為雍州北斷敵

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都子栢令環龍等竊據順廣平略義成扶風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守劉瓛兵攻討合戰破走之徙為順陽太守將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為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為之備乃起敬兒為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士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舉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曰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太祖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便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巳乃微動太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

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  
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  
泊沔口敬兒乘舫艫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  
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輪下叫呼官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仰宋本常  
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  
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  
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  
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爲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  
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沒襄陽虛耗太祖與攸  
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  
蒼梧廢敬兒疑攸之常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  
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

兒勞接周至爲設酒合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  
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傾此藥攸之下當襲江陵時攸之遺太祖書  
曰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  
中謬奉聖王忝同侍衛宋本義者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  
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  
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旣固義無貳計賊迫時  
難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  
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  
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  
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  
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始絕非唯分張形跡自然  
至此脫枉一告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諂於今哉苟有所懷不

容不白初得賢子願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  
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  
深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寇雖弊不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  
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  
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為膏  
腴人位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  
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為足下言  
之羣公共議宜啟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  
大理要聽君子之言皆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  
以事君縱為宗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  
為啗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為臣  
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

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愧駭華夷扣心行路  
泣血乃至不殞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  
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  
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為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  
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  
之苦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  
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為名桓溫之  
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  
誰能相抗尚畏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  
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脇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  
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築趾邪聖明啟運蒼  
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

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  
甲入殿內外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  
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  
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  
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  
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  
滅亡吳起有云義禮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旣無伍員之痛  
苟懷貪慄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  
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  
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旣訖  
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礙  
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叙平生舊款吾聞前

哲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心胸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  
歎公私潛淚想不深怪徃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  
投杖無疆爲必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曰辱足下誚書交  
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問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  
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  
孝武之朝復蒙英王顧盼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斂袂定  
交款著分好未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  
於契濶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  
又乃景和陵虐事竊憂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啟臆論心安危豈  
貳元徽之季聽高道慶邪言欲相討伐發威施敕已行外內于時  
臣子鉗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  
保悖主手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



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禍誠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蓋情等家國  
共詳衷否虚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  
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與  
怨恨事負雅素君子所不可爲况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  
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啟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  
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士之相接  
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則相阻傷負心  
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  
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恣久言邪元徽未  
德執亡裡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略  
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有章足  
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禮景和無名方之

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稷臣之同異相乘非吾所受  
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  
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以  
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  
苟無瑕非所耿介甲杖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勲經定  
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  
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勲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  
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表  
榮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頻笑  
入戾乃如是乎袁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旣安不思撫鎮遂與足  
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長亂宗廟有靈卽與褚  
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

來之澤遇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  
古列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  
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蹠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誨  
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  
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卽懷狼烈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  
皇弟代鎮而斷割候迎罔篋宗子驅略士馬志以西上郢中所遺  
示北集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荆州物產雍嶭交梁之會自  
足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剝商賂所聚前  
後貢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之難坐觀成敗自  
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卽大世非聖亦消又招集逃亡斷遏  
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按劍常願天下有風塵爲  
人臣者回若是邪至乃不遵制書救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

詔除郢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  
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往蜀足下悉  
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主上獻明當璧寓縣  
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  
可徵不朝如此誰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闕象  
館長戟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子元琰  
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嗾嗾足下尚復  
滅君臣之紀况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旣往難咎今六師西向  
助足下憂之攸之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傳宣等守江陵城敬兒軍  
中力授因以爲別敬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號鎮軍將軍加散  
騎常侍改爲都督給鼓吹一部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  
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

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既相抄致宋本改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  
沒入其財物數十萬悉以入私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  
荊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徽徇諸市郭乃送京師進號征西將  
軍爵爲公增邑爲四千戶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  
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  
兒曰太傅是誰吾不識也敬兄弟恭兒不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  
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恭兒  
本名猪兒隨敬兒改名也初敬兒既斬沈攸之使報隨郡太守劉  
道宗聚衆得千餘人立營頓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  
道宗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董城爲郢援事平依例蒙爵  
賞敬兒具以啟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奏道和罪誅之道和字  
敬色无王姚興孫也父萬壽僞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

侍郎道和出身爲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  
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爲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  
桂陽賊有功爲撫軍司馬出爲司州疑怯王斷故及於誅三年徵  
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  
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  
祖卽位授侍中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元二年  
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太祖崩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  
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  
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既拜王敬  
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  
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晚旣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  
慈姥廟爲妾乞兒呪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

奏之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棄前妻而納之尚氏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破世祖不蒙勢問敬兒心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閹人聞其說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靈中交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入關齋於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齊茲邊裔昏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力拔迹行伍超升公而愚躁無已矜伐茲深往莅本州久抱異志在昔舍弘庶能懲革位班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姦回屢構去歲迄今嫌貳滋湛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侍接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恩義所感本

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惑妄設徵祥潛圖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於嗣業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行入蠻備覩姦計信驛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刑辟同黨所及特皆原宥于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功曹道固弟道休竝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內宴解艫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恭兒官至員外郎在襄陽聞敬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不得後首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束朝敬兒情疑烏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敷功名之間不足爲也

贊曰崇祖為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勳豫牧敬兒莅雍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藏弓同歸異緒

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六終

賴原卽大世疑

西川中興  
氏開祖南

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七

王敬則

陳顯達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僕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明帝卽位以為直閣將軍坐捉刀入殿做事繫尚方十餘日乃復直閣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至

西川中興  
氏開祖南

是如言泰始初以敬則爲龍驤將軍 王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  
壽春殷琰遣將劉從築四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  
出橫塘賊衆驚退除奉朝請出補東武暨陽令敬則初出都至陸王  
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  
漆棺敬則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  
須臾去敬則既入縣收此棺葬之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  
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  
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  
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啟神若負誓 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  
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遷負外郎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陽  
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楫於江  
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焚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王轉

越騎校尉安城王車騎將軍蒼梧王在 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太  
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 夜著青衣扶匍道路爲太  
祖聽察蒼梧去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伺機未有定日旣而楊玉  
夫等危急殞帝敬則時在家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詣太祖太  
祖慮蒼梧所誑不開門敬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  
乃於牆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戎服出敬則從入宮  
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窰孔呼開  
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  
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隨太祖入殿明旦四貴集議  
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  
遷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封爲千三  
百戶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

守朝堂表粲起兵父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  
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遷  
右衛將軍常侍如故增封爲二千五百戶尋又加五百戶又封敬  
則子元遷爲東鄉侯邑三百七十戶齊臺建爲中領軍太祖將受  
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宋本  
諱從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  
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舉入迎帝啟警令出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  
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  
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千  
戶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  
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  
官尚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郡舊多  
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殉自此道不拾遺郡無

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持街路久之乃  
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其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  
過見屠肉枿歎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遷護軍  
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公  
國太夫人改稱待中撫軍將軍太祖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  
東將軍會稽太守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  
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  
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啟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  
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  
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  
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

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郵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真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負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祖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室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通尚多收上事絕臣登具啟聞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通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通郵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

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刻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郵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上不納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剛暴數殺婢翼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



都不啟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  
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明年遷侍中  
中軍將軍尋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儉既固讓敬則亦  
不即受七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  
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號驃騎十  
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遺詔改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  
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  
五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敬則名位雖  
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違略不衿裾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  
悉初為散騎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貢外郎虞長耀使北還敬則  
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中以為甘棠敬則笑而不  
言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

敬則曰臣若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  
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明帝  
即位進大司馬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  
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者拜丹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  
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  
吐舌久之至事竟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帝  
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  
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  
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主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雍入東安慰  
之仲雍善彈琴當時新絕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衣庫上敕五  
日一給仲雍仲雍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  
果行許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

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常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  
曰東今有誰祗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貞將軍  
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  
馳啟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  
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  
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啟既而曰若爾諸郎  
在都要應有信且恐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樛蒲賭錢謂衆曰卿  
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閣丁興懷曰官祗應作耳敬則  
不作聲明且召山陰令王詢臺侍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  
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傳庫見有幾錢物詢答縣丁卒不可上祖  
願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是  
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

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啟事騰徐嶽列如右王敬則  
稟質凶猾本謝人綱直以宋季多艱頗有膂力之用驅獎所至遂  
升榮顯皇運肇基預聞末議功非匡國賞實震主爵冠執珪身登  
衣袞固以風雅作刺縉紳側目而溪谷易盈鴟梟難改猜心內駭  
醜辭外布永明之朝履霜有漸隆昌之世堅冰將著從容附會朕  
有力焉及景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望軒冕成陰迺嫌跡愈興  
禍圖茲構收合亡命結黨聚羣外候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  
萃淵藪姦契潛通將謀竊發朓卽姻家嶽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  
以信方邵之美未聞韓彭之豐已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卽  
遣收掩肅明國憲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註誤一從蕩滌收  
敬則子貞外郎世雄記室參軍李哲太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  
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爲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

虜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直閣將軍馬軍王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檐簞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興盛使軍人遙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閉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客表文曠斬之傳首是時止疾已篤敬則倉

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封左興盛新吳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也又贈公上延孫爲射聲校尉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爲張永前軍幢主景和中以勞歷使使太始初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征北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劭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

達至乃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豐城縣侯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爲使持節督廣交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道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卽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啟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勲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

君臣邪過明與王李俱祇召也上卽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丞一盤上卽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上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卽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遠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

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授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愨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愨破之天生還竄荒中萃北齊本城平民曰土三城賊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

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公嘗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塵尾扇是王謝家許北齊本汝不須捉此自逐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卽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都陽郡公邑三千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頓往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後啟上曰臣年已老富

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一矣北齊本告

退不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軍眾不捷失沔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

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末悔

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師武前王靜言隆

替思又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師擾眾非政所先用戢遠

圖權緩北略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醜剽劫專事侵掠驅扇

異類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

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

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嶽因茲大

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整輟槐陰指授羣帥中外嚴加顯達使持

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眾軍四萬圍南鄉

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

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寇追顯達入

據其城遣軍王莊丘累進取南鄉縣故順宋本陽郡也虜主元宏自

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

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檐之逕道從分

磧山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干戰死

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

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鄴

入關有時虧喪况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

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

號又不許以顯達為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益城持節本官

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啟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

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

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  
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  
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  
獻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構此基業世  
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  
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王行悖三才奉橫凶席繡積  
麻蓬淫犯先宮穢興闔皇陛爲市廛之所靡房起征戰之門任  
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  
斯而至故乃狎噬之刑四刑於海路家門之豐一起於中都蕭劉  
二領軍並升御座共其遺詔宗戚之苦諫不足談涓塵之悲何辜  
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  
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

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  
胤悲哉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堅之坐且天人同怨乾  
象變錯徃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目動昔漢池異色晉王因之見  
廢吳郡蹙震步生以爲姦倖况事隆於徃怪豐倍於前虐此而未  
廢孰不可興王僕射主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逆念剖心蕭衛尉  
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各節同列丹  
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冲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徃聖流言  
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  
哉裴豫州宿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  
堅明分見迎合總勒徧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並以纂邁旌  
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羣嘉驛屢至所聽烽謀共成  
層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莫不案劔發風橫戈待節關甸蕃守之

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君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胡松戰於採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爲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人望火謂顯達猶在旣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八駭閉門守衛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

合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從烏榜村爲騎官趙渾注稍刺落馬斬之于離側血湧前離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勳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于戈旣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疎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歿寢誅我螫賊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鼎食高門王虧河克陳挫義樊





